北平圖書館惠存　童振藻敬贈

野人山考

童振藻

禹貢半月刊第六卷第二期單行本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野人山攷

童振藻

一　緒論

現時背山面海，易固封守者，莫吾國若。無如海疆越萬里，既無可恃之軍艦軍港堪以戰守，而陸地沿邊逾三萬里，雖十之九高山峩嶭為天然長城，而東北外興安嶺淪入於俄，已崩一角，西南野人山又泰半為英所強占，復陷一隅，殘缺不完，殊難恃天險以自衛。試一追溯厥因，并非戰敗喪失，實緣邊地不重，或劃出瞀然，或置之度外，未能早為之所而自壞之。以致任人巧取豪奪，碍及整個之國防，思之能無扼腕！雖然，陰山克復，胡馬不介飛渡，祁連奪得，匈奴頓減顏色，此類健兒，如能復生，還我河山，亦自易易，焉得不及是時聚米畫沙，一譚形勢而詔告之？不過外興安嶺位交通較便之處，其形勢為國人所深知，野人山在地域最僻之區，國人深知其形勢者，恐不多覯。余旅滇歷年久，欲洞悉該山狀況，凡遇居近該山或經過該山人士則詢之，欲厚儲該山資料，則設法向接近該山之官署私團以蒐之。久之略有所獲，特提要草成此攷，以供留心該山形勢者之參稽焉。

二　名稱

苗族謂其遠祖係寒國住民，故子孫多愛清涼而喜宅山嶽。而峰崇嶺峻，氣候尤為清涼，羣居萃處，繁殖更勝於他處。以故吾國西南部凡拔地摩空之山脈，多為該族所盤踞，其山脈遂以該族之名名之。即如廣西東部之大猺山，因為猺人所盤踞，遂以猺人之名名之；貴州中部之苗嶺，因為苗人所盤踞，遂以苗人之名名之；雲南西部之野人山，因為野人所盤踞，遂以野人之名名之，此皆吾國之通例也。是則以上三山，均在吾國境內，故定名之例，不謀而合。惟大猺山苗嶺距中原較近，人多重之；野人山僻處滇西，距中原較遠，人多忽之。故清以前之史乘，不乏記載野人之事實，若山名則未著錄。即如元代馬哥波羅遊記卷二，第四十三章，曾將自吳昌（即永昌）至緬城，中間經過長林凡十五日，罕見居民，自係野人山一帶之地；然因以前志乘未著錄野人山之名，遂未敘明為野人山。明代徐霞客遊記，滇遊日記

45675

八，雖在姊妹山麓，聞山後有野人出沒，然亦未敘明姊妹山西北爲野人山。余以目寫之載籍言之，野人山之著錄實始於王芝之海客日譚，其第一卷備載經過野人山之情形。是書雖刊於清光緒十年，而書成則在同治十年，即英滅緬甸前十五年。黃懋材西輶日記卷三亦載有野人山道路之概況，是書雖重校刊於光緒十二年（此書有兩本，一係光緒初年刊本，一係光緒十二年重校刊本），而書成則在光緒四年，英滅緬甸前十一年，或係沿王氏之書而稱之。厥後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姚文棟雲南勘界籌邊記等書，亦均有野人山形勢之記載。執是以觀，凡滇西極邊各山至清季始有野人山之稱，其前史志僅有招搖山隊客山南牙山沙木籠山等名稱耳。

三　山脈及形勝

野人山係岡底斯山脈之山，岡底斯山脈自西藏西南之岡底斯山東迤，轉南至西康境，其幹脈爲伯舒拉嶺。南行分一支入雲南境，轉東南至怒江西爲高黎貢山；又分一支入雲南，由恩梅開江上源俅江西，駝洛江東，向南至恩梅開江東爲板廠山扒拉山；再南爲高良工山八台山瑯牙山，轉西爲尖高山尨崙山；自高良工山西南張家坡分支向東南爲姊妹山習降山，又自八台山分支向東南爲龍從山；又自姊妹山分支向南爲老烏山。

伯舒拉嶺幹脈在西康境，轉西南，分一支入雲南，至恩梅開江上源駝洛江西，邁立開江上源木里江東爲聾莫者山；再南至江心坡，在恩梅開江邁立開江之間爲恩康嶺松板山東坡嶺。

伯舒拉嶺幹脈又向西南，至西康雲南接界處爲康藏嶺，轉南至邁立開江上源南得康河之西爲龍杲山，再南至邁立開江西爲枯門嶺揆模拉姆坪嶺；轉東南，穿過伊洛瓦底江，再東南至大盈江北爲猛岳山獅子山猛弄山息馬山蠻哈山；至大盈江南，龍川江北爲南牙山遙西山等練山布嶺山；分一支向西南爲邦杭山邦欠山；分一支向東北爲杉木籠山。

自龍杲山分一支向西南，至更的宛河西北爲納帆山不可山；再西南爲孟力坡。

幹脈自布嶺山再南，入緬甸，在薩爾溫江（即怒江）下游之西，西當江之東，經北撣咯倫尼等處爲朋龍聯山；再南爲擺古約馬山，至馬爾達般海灣之北而止。

以上幹脈及支脈中，如高黎貢山山脈縱貫雲南西部，長約千里，海拔五千五百尺至一萬二千尺，當片馬東爲八千尺；板廠山海拔一萬零八百尺；恩康嶺東坡嶺諸山最高峯海拔七千五百尺；龍最山海拔九千尺至一萬三千五百尺，當坎底西北爲九千尺；枯門嶺海拔六千尺至一萬一千四百尺；姊妹山海拔一萬一千三百尺；尖高山海拔一萬零四百尺；琅牙山海拔三千尺；八台山海拔二千五百尺；龍遶山海拔一千二百尺；若丕可山則與枯門嶺海拔之高度相等。

又猛弄山海拔三千尺，息馬山海拔五千尺，南牙山海拔一萬二千尺，蕊西山海拔一萬尺。

若在西康之伯舒嶺，海拔一萬七千尺；在緬甸之朋龍聯山，最高峯海拔六千尺。

右列各山，如龍最山枯門嶺揆模拉姆坪嶺猛亞山猛弄山息馬山蠻哈山南牙山蕊西山等練山布嶺山邦杭山邦欠山杉木籠山爲野人叢集處，故均有野人山之稱。即恩康嶺東坡嶺扒拉山琅牙山尖高山姊妹山中，間有野人分布，與野人山脈不相連屬，故無野人山之稱。若納軋山丕可山中野人較多，故與枯門嶺等同有野人山之稱耳。

就上敘野人山幹脈及支脈衡之，野人山之範圍已可概見。本文係野人山攷，自當僅就野人山支幹各脈中之山攷之，其餘因英人誤謂高良工與高黎貢爲一山，前有人議在高良工山分界，英人遂藉口強在高黎貢山頂樹界椿界牌，欲將野人山北段之全部，攘爲己有。尖高窊崙兩山，前清時已在山頂劃界，故附敘之。若扒拉山龍遶山姊妹山等均係著名之山，故亦附敘之。

野人山支幹各脈既已分出，雖其海拔高度前已敘明，而重要各山之形勝等項應再詳敘於下。

龍最山　龍最山一稱龍岡多山，位坎底之西，山嶺有路，東經南闊通坎底，西通緝捕，爲滇省西北第一重要之門戶。

枯門嶺　枯門嶺雖較龍最山稍低，南北綿亘約三百餘里，爲野人山幹脈中最大之山。嶺之東西一帶，縱長六百餘里，橫寬四百餘里至五六百里不等，均稱爲野人山地。茲將前人所論野人山地之情形，摘錄於下：

薛福成續瀛寰誌略增野人山地誌：其地東界騰越維西兩廳邊外之署山，西界更的宛河西境之孟力坡，南界八莫孟拱，北界西藏米納諾澄南之曼洛。其緯綫約起北緯二十四度至二十七度半，京師西經十九度至二十三度有奇。全境挾金沙江及更的宛河上源

西偏之地。又溯邁立開江而上，更北爲格古斯野番，爲最莽野，赤體無服。格古斯之北，即爲坎氐（即坎底），以樹漿著名，是爲野人山北境矣。

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卷三：緬北野人山地在厄勒瓦諦江（即伊洛瓦底江）以東者，四分之一與雲南接境，除八莫一處外，其餘野人山地距赤道北二十四度以上；在厄勒瓦諦江以西者，四分之三距赤道北二十四度二十五分以上。中英如將野人山對分，似可以適中之地距北京西五十度（五字疑錯）三十八分爲界，即英界六十（六字疑錯）五度五十分。

㨦模拉姆坪嶺　㨦模拉姆坪嶺在枯門嶺之南，位北緯二十度十五分之間，東距邁立開江一百餘里，南距八莫五百餘里。

丕可山　丕可山一名巴開山，或稱拉脫可山嶺，在野人山北幹之西，爲野人山支脈之山。

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卷六：野人山地，據厄勒瓦諦江及更的宛河上游。更的宛河源多琥珀鑛，地名烘貢（即戶拱）。距此西北約三百英里爲柏脫可山嶺（一譯爲丕可山），嶺北納軋山英厄薩密（即阿薩密）邊吏管理之區也。循嶺西南，即孟力坡，是爲野人山極西之境。循嶺而北至嶆于山峯，野人分境即在此峯。

猛叕山　猛叕山在蠻西之西，爲南甸所轄。山外有通茶山古永里麻咸緬及大金沙江之路，甚爲扼要，故明陳用賓建神護關于此。關南爲高立岡，海拔在萬尺以上。

英人德斐雲南遊記：神護關向南有極高極巨之尖圓山，名曰高立岡，高一萬二千尺。下坡有經小猛街往蠻達之路，距小猛街八英里餘，當伊洛瓦底江太平江合流之處，其地有者關城，爲中國官王上秀所築。

猛弄山　猛弄山在蠻達西北，猛叕山之西南，爲蠻達所轄。綿亘至大盈江畔，山外有路通大沙江及孟養孟拱等處。明陳用賓建萬仞關于此。關在山脊，門圈尚存，與銅壁神護巨石鐵壁虎踞等關已毀爲平地者不同。

息馬山　息馬山在息馬東北，猛弄西南，前爲蠻達所轄。此山綿亘于戶岡之間，山外有道通孟拱蠻暮八莫等處。明陳用賓建巨石關于此。關舊在石崖上，鐫有『天朝巨石關』五字，今廢。關西有猛送河源山，仍在野人界內，現與巨石關併淪于緬。

尹燊登巨石關望緬甸詩：立馬峯頭望眼空，振衣颯颯舞天風。雖分內外華夷界，總在乾坤覆載中。一帶中原看隱約，幾條遠水望冥濛。普天皆是皇家土，何日車書合大同。

蠻哈山　蠻哈山在息馬東南，山形如象鼻，爲南甸所轄。明陳用賓建銅壁關於此，并置守備戍守之。關舊在土阜上，左右均屬平野。現通蠻哈蠻暮八莫之路，均

在關之東西，不由關門出入。其上有兵書峽，甚爲著名。

清一統志卷三百八十永昌府：蠻哈山，猛卯司治在山下，明時嘗令守備戍守其地。

岑毓英修雲南通志卷二十三地理志山川永昌府上：蠻哈山設銅壁關，其山有峽插空，名兵書峽。

南牙山　南牙山，一名鳳凰山，又名火焰山，在大盈江南岸，周袤四百里，延入干崖盞達界。上有石棧，野人據以爲險。明王驥再征麓川，遣陳用儀開之。楊愼詩，「說有南牙山更惡，帕頭漆齒號蠻莫」，即此山也。現山間村寨，有二十餘處。

大明一統志卷八十七南甸宣撫司：南牙山在司西一百八十里，亦甚高，延袤一百餘里，樹木陰翳，官道經之。上有石梯，夷人以此據險。又有清泉，下流入南牙江。

清一統志卷三百八十永昌府：南牙山上有石梯，夷人據以爲險。正統間王驥遣將陳用儀開是山，斷賊走路。

盞西山　盞西山在盞西之西南，山北接猛蚌山，南至大盈檳榔兩江相會之處。山北有峽，稱爲盞西山峽。

阮元等修雲南通志卷二十三地理志山川永昌府上：盞西山自猛蚌南行，由山峽中曲折蛇行，仰不見天，至盞西，忽然開朗，其山臨江，在騰越西南五十里。

等練山　等練山在猛卯西北漢董之北，爲隴川所轄。山有鐵壁關，爲明陳用賓所建。關內外有緬甸貢象之故道。現往來隴川蠻莫八莫間者，尚取道於此。關後有孔明營。東西有山緊抱，亦扼要之地。

清一統志卷三百八十永昌府：等練山在猛卯司北。

阮元等修雲南通志卷二十三地理志山川永昌府上：南牙大山西南走干崖戶撒，又走隴撒河南，西走鐵壁關爲等練山。

王芝海客日譚卷一：野人山紆繞滇邊，如衣裳之緣，陰峽竊崖，幽谷叢莽，最爲嘯聚之區。山向設八關九隘，置撫夷千戶十七員，帥土兵分防關隘，以控馭緬野諸夷。東北曰滇灘隘，明光隘，通怒求道也。北曰神護關，猛豹隘，只那隘，古永隘，麻蔴隘，通茶山廝里道也。西北曰銅壁關，巨石關，萬仞關，通寶井猛拱道也。西曰古竹隘，猛本隘，通野人山蠻道也。西南曰鐵壁關，虎踞關，天馬關，通緬甸貢道也。南曰漢龍關，邦掌隘，通木邦道也。凡由滇西南通徼外者，莫能舍野人山而由他道，滇邊要害，天設中國之險也。野人山有上中下三道：上曰火炎山（卽南牙山），中曰石梯，下曰河邊。上道由銅壁轉行，下道由谷竹隘，中道卽鐵壁關，緬甸貢象故道也。上道較迂遠，而行李多由之，蓋中下二道雖逕捷，得粟草則甚艱，頗不便于人馬，故皆舍之而趨迂遠者。自蠻允陟野人山而南百數十里，岩崿偪歷，山途詰曲，一騎纔通，較秦蜀棧道，險仄何止百倍，殆天限西南徼而設此山與？鐵壁關尤岸然雄險，一夫當之，萬軍束手，鐵壁之名，夫豈誣哉？惜自滇亂以來，邊防不飭，竟使往還各官道，因

不任亦不詳究。

姚文棟雲南勘界籌邊記卷上籌騰越關隘碉堡：在騰越邊者，莫不知有八關九隘。夫陳用賓築關之始，設兵守備，又開二十二屯田以衛之，非如今日之空關孤懸而無藉者也。迨後未久而旋圮，用賓遂不再築，故知其意本一時權宜之策，未嘗以為經久可行也。土人吳宗堯論曰：「夷路雜出，非可以八關之設而禁止。先年思正內奔，瓦酋追逐，長驅而來，有一關能當之否？康熙乾隆時，各關皆有守，今則關已盡圮，兵亦久撤」。又道光初知州胡啟榮以騰越四面環列野夷寨落，因仿楚南成例，築沿邊碉堡七十餘處，以屯練丁守之。土人何自澄論曰：「騰越多山，山多則嶺多，今有碉堡之地十二三，而野匪便於出搶之嶺十七八」。試合兩說觀之，則關隘碉堡，皆無當於設險之義。然則若何而可？曰，昔日之關隘碉堡，皆在山內，今宜移之山外，沿江屯紮，以護諸山要隘之口，庶乎得其地耶。

布嶺山　布嶺山一名布嶺，在千崖西銅壁關下，延入蠻莽境內。其形與蠻哈山同，亦如象鼻。在昔曾築堡於此，以禦野人。

清一統志卷三百八十永昌府：布嶺，千崖雖冬月衣葛，猶汗如雨，其西布嶺稍涼。

邦杭山　邦杭山在等練山西南，前為隴川所轄。山有虎踞關，亦明陳用賓所建，關位長約二三里之隘口中。關東十里之盆干，為由騰至關必由之路。關西距八莫約四十餘里，亦有路通來往。現此關淪入於緬。

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卷六王變石（時官雲貴總督）電：虎踞關在邦杭夾谷，坐東向西，南為盼撒河，北為卓潞河，東至南畹河八千里。

邦欠山　邦欠山在猛卯西南，邦杭山之東南，前為猛卯所轄。明陳用賓建天馬關於此山兩峰之間。現在關已淪於緬，故關內有英人所築由八莫通南坎之路。

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卷六王變石電：天馬關在邦欠兩峰間，坐東北，向西南，磐盤基址洞門均存。關東至隴川江邊六十里，過江至南坎四十里；西至邦侖寨四十里，寨外即孟密屬；東北至蠻允六十里。

杉木籠山　杉木籠山一稱小沙摩弄，又稱沙木籠山，在南甸之南，隴川之東；山高入雲，上下幾及百里。明王驥征麓川，曾破思任發於此。清乾隆間設汛，控制隴川三關。

大明一統志卷八十七南甸宣撫司：沙木籠山在司南一百里，上有關，立木為柵，週圍一里。

清一統志卷三百八十永昌府：沙木籠山在南甸司南一百里，明正統中，王驥破土酋思任發於此山。元志平緬路有小沙摩弄，即此。

岑毓英修雲南通志卷二十三地理志山川永昌府上：杉木籠山，自防務起時，即安營於此，又設撫夷二，督習手防禦。

野人山北部幹脈，南北直亘，頗少彎曲，故著名者

不過數山。南部幹脈迂曲盤繞，以致群山糾紛，與北部不侔。騰越州志卷三謂：「自杉木籠山至息馬山凡十五山，在土司境內，然其境趾步皆山，不能更僕數。王績傳中所載馬鞍山七門皆昔戰爭處，今亦不錄。其沿邊山密箐深，均爲波龍（卽崩龍）野人栗粟等所盤踞，諸峯羅列如兒曹，巨細難悉究也」。觀此可見南部幹脈中山甚複雜，不似北部幹脈之單純矣。至姚文棟雲南勘界籌邊記卷上野人山說：「騰越發源之大盈江合檳榔江橫出于羣山之間，故在江南者有南牙山等練山，在江北者有鐵哈山布嶺山，又有猛弄山息馬山薤送河源山猛旻山，其名實繁，未可枚舉」。亦可爲南幹山脈甚爲複雜之一證也。

又野人山北幹峯高，秋冬時常積雪，以雪景勝。南幹峯雖較低，然瀑多林密，青白競奇，其風景較北幹爲佳。王芝海客日譚曾詳言之，茲摘錄于下，并將王氏野人山雜詩擇要附之：

海客日譚卷一：野人山峭岩飛瀑，古箐沈林，有畫不如者。又野人山蒼怪而多樹，樹皆樛蟠虯逕，野水洶激而多石，石皆崑粲亂流，野性然也。又野人山水石林壑，蒼古有別趣，是脫盡烟火氣者。

野人山雜詩五首錄二：

萃廬西去路紆環，黑箐蒸雲黯午天。野岩祀神惟畫木，竹竿要客叔花錢。斷崖板徑犁千綫，老樹殿生圓似錢。二百里間無舍館，皆來常抱月光眠。

野山蒼萃劇佳哉，野水喧豗枕夢回。霜氣鍥空槐眼細，月光偷上枕頭來。炊烟裊竹留餘火，荒洞飛泉激古苔。淸露滿衾渾不覺，沈苔猶自重敲推。

由是觀之，山野人野，而景物亦野，是宇宙間荒怪異境之一。吾儕文人好奇，雖身不能至而心嚮往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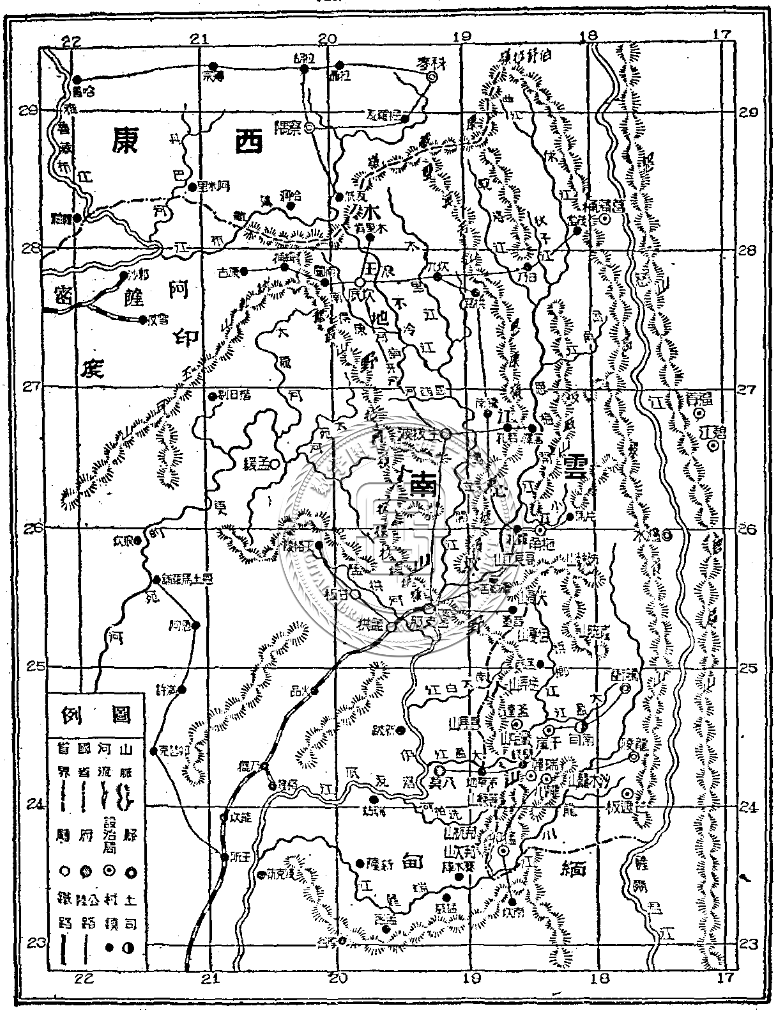
附野人山圖（見下頁）

四　位置及河流

野人山在雲南境內，北部幹脈位于吾國西經二十度左右，其支脈東迤于十九度五分之間，西迤于二十二度十分之間。南部幹脈，位于西經十九度左右，其支脈東迤于十八度五分之間。全脈北起北緯二十七度五十五分，南達二十三度三十分。山之幹脈，綿亘旣遠，支脈又多，故發源之河流，難以枚舉。茲將其最要者分臚于下：

邁立開江　邁立開江，一稱龐里卡江，流于北部幹脈及支脈之東，有木里江浪不冷江兩源，浪不冷江支流

野人山圖



比例尺　二百八十萬分之一

100　50　0　100　200　300

南得康河係自龍最山發源。江自木里浪不冷南江合流後，南流。其西岸支流之大者，如南牙河恩西河，均源出枯門嶺。下游支流之朋因河，源出揆模拉姆坪嶺。江自納朋因河後，再南流，與恩梅開江合流爲伊洛瓦底江，長約八百餘里。江甚彎曲，且多險灘急湍，不利舟行，僅兩岸間有竹筏撑渡。此江上源木里江浪不冷江流域爲木王地；中下游與恩梅開江夾流之處即江心坡。

恩梅開江　恩梅開江因在幹脈中部之北，邁立開江會流爲伊洛瓦底江，故附叙之。此江上源爲俅江駝洛江，均自康藏嶺流出。兩江相會後向西南，東會岔角江，再西南，東會流經片馬之小江，稱碧卡江。又西南與邁立開江合流爲伊洛瓦底江，江長八百餘里，灘石逼布，舟楫難通。僅上源俅江，有溜渡以通往來。

南太白江　南太白江源出神護關南獅子山，稱美利江。西北流轉西，經茲乳北，再西入伊洛瓦底江，長二百餘里。

大盈江　大盈江上游或稱大車江，或稱馬邑河安樂河，源出騰衝城東之赤土山。西南流經南牙山北，伏流，再西南，至千崖西，會源出尖高山之檳榔江。又西南至盞達東南，會源出猛弄山之盞達河。又西南經蠻允南，至第草地，東北會源出邦杭山之紅蚌河。又西南出滇境至緬甸，經蠻暮南至八莫，入伊洛瓦底江。此江長七百二十里，在騰衝境內，僅有竹筏行駛。水大時蠻允以上，可通小舟；平時僅蠻暮以下，刳木爲船，轉運貨物。

龍川江　龍川江下流爲瑞麗江，源出騰衝之大塘明光南隘，南流經龍陵西北，轉西南流經沙木籠山東，遮放西南，會源出猛弄之芒市河。又西南至漢龍關東北，會源出沙木籠山之南碗河。又西南，流至漢龍關西十里，天馬關東南二十里，入緬境，爲莫勒江。又西南入伊洛瓦底江，長一千二百里。江在騰衝境內，可溉田畝，難通舟楫。

更的宛河　更的宛河一名後江。正源爲大宛河，源出枯門嶺，曲折西南流，會源出揆模拉姆坪嶺西至大納河及源出丕可山之大龍河；向西北折西南，至卡列買東，轉東南，至排改塞東南，入伊洛瓦底江，長一千三百餘里。上游水急灘多，難通船舶；下游自會霧露河後，可駛小輪。

伊洛瓦底江　伊洛瓦底江一稱大金沙江，其源爲恩梅開江邁立開江，兩江在猛色特西北相會後，始稱伊洛瓦底江。曲折西南流，穿過野人山，經密支那東，再西南，西會孟拱河。又西南轉南，至打羅東北，會南太白江。再南至八莫西，東會大盈江。又西轉南，至淺克新西北，東會龍川江。再南，至蠻得勒南，東會抹能江。經阿瓦北，轉西南，西會更的宛河。再西南，轉東南，至仰光，分十餘派爲三角江，入印度洋，幹流共長四千餘里。自密支那以下，通木筏。自會孟拱河以下通帆船，自八莫以下通輪船（八莫蠻得勒間二千二百餘里，輪船上行五日，下行四日。蠻得勒仰光間一千二百餘里，輪船上行六日，下行五日。），自仰光以下通大輪船。現在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南之界已劃，不但伊洛瓦底江中游多已屬緬，而南沿美利江，穆雷江南奔江（即紅蚌河）南碗河瑞麗江（卽龍川江）劃達薩爾溫江，即南太白江大盈江龍川江下游一部分，亦爲緬有。

姚文棟雲南初勘界記論大金沙江形勢下：試以大金沙江形勢言之，自阿瓦而上，以瑞姑新街（卽八莫）兩處，爲瀕江要地。瑞姑雲南通志作尼孤，乾隆時經略大學士傅恆征緬，探得此路由天馬關出，五百九十五里，至此下船，約三百里，即至阿瓦，較諸路尤爲近捷者是也。此處江道，上有大葫蘆口，下有小葫蘆口，夾江皆高山，江面窄而底極深，兩端皆似葫蘆口，故名。張機南金沙江考所云大蒲蒲山峽小蒲蒲山峽也，爲上游江道最險之處。論者謂不得瑞姑則新街難守，不得新街則騰越難守，蓋恃此兩峽以爲險也。昔日蠻暮土司，都于新街，而挽瑞姑以禦緬甸，瑞姑新街皆蠻暮屬地，大金沙江上游形勢要害之所在也。龍川江入金沙江在瑞姑之南，小葫蘆口之北，新街在大葫蘆口之北。而大盈江入金沙江之口，則又在新街之北，皆爲水道勞出之地。曩時與英勘界，如能收回瑞姑及兩葫蘆口，則龍川江一路可以無虞，最爲上策；其次亦須至大盈江入金沙江之口而止，以保全南甸猛卯之分地。

童振藻雲南與國防（登[illegible]第八期）第三節雲南在國防方面之地位：仰光密支那間二千二百餘里鐵路之幹綫築成，通蠻得勒臘戍間五百餘里之支綫亦成，由密支那東北至片馬，北至坎底，東北至茂密，西至阿薩密，由臘戍東北至班況西境，北至南坎之公路，多能行軍用汽車。幷積極築坎底至西康察隅之路（其詳見後第八節交通內），而八莫仰光間伊洛瓦底江二千九百餘里之航路，又有該江航運公司汽船來往；有事則分駐上下緬甸及阿薩密之三萬餘軍隊，易於集中以襲擊。

五　氣候

野人山北部支幹各脈中之山，最高峯爲一萬三千五百尺，南部支幹各脈中之山，最高峯爲一萬二千尺，其

餘亦三千尺至一萬尺不等。而北部龍最山東枯門嶺西之地，高者不過一千五百尺；南部天馬關南之地，高者五千五百八十尺；虎踞關東北之地，高者三千四百六十四尺；紅蚌河西之地，高者五千二百零九尺；蠻西之地，高者一千九百二十九尺；大盈江與伊洛瓦底江會流處北面之地，高者二千七百三十尺。是則高下之度，相差頗多，因之溫度高低，相差甚遠。即如北部龍最山東之坎底一帶，南部龍川江流域之瀕甸一帶，春夏秋三季頗熱，夏季最熱時，約達華氏表百度以上，冬季最冷時亦有六七十度。而干崖冬季僅衣單葛，猶揮汗如雨，隴川平地，最熱時達一百零七八度，最冷時亦五十度。凡各最熱之處，頻年不降霜雪，草木亦四時不凋，甚至冬季亦開蓮花。其低窪處因山脈環繞，如在鍋底，空氣難以流通，釀為瘴癘，南北各部之山地均有。北部如木王地及野人山地，入夏瘴癘殊盛，木王地僅有耐瘴之擺夷居之。更的宛河上游各地，入夏無論何人，均難居住。南部如芒遮板烟瘴甚大，五月至十一月間，有紅綫瘴，白瘴，黑瘴，突起如烟，故名。猛卯瘴氣蒸騰，有五色斑爛之狀。隴川亦有啞瘴，觸之致疾，不能言語。王芝海客日譚卷一至南甸詩，曾描寫瘴景，茲錄於下：

西風吹客識南蠻，宜撫牙旗落照間。更望大盈江外路，瘴烟經繞野人山。

若最高及次高之峯，入冬雪覆其巔，一望皚皚，與麗江玉龍山蒼蒲桶高黎貢山無異，其溫度約在華氏表零度下二十度左右。

六　物產

野人山地在木王地南境及孟拱西北一帶，盛產橡樹，故均有樹漿廠之稱。以前緬甸及南洋群島未種橡樹時，野人多取漿出售；近則銷路已絕，不再採運。其山石有栽土處，刀耕火耨，可種雜糧；然所獲不豐，故野人糧食不足者，食完即至有餘之家共食之，稱為搭食。一切飲食，主客一律，主人不能稍為異視而侮慢之，否則即起爭端。食完則同至他處覓食，與淮水下游一帶，年荒饑民挨食者相似。如人民之糧食盡，土司家尚有餘糧，則至土司家共食。食罄，則向山中覓樹果草根以果腹，必待新糧登場而後止。此外如棉麻漆樹茶樹藥材均有，茶味甚為濃厚，黃連亦屬佳品，若麻栗紅木松柏杉竹等林，則到處皆是。而木王地土質肥沃，所產旱穀果

品、緊碩異于他處。茲將余著木王地得失之關繫中所敍者摘錄于下：

旱穀　旱穀一種逾四百餘粒，爲他處所罕見。

瓜　香櫞　瓜大者如甕，香櫞大者如斗。

至特種植物，據王芝海客日譚所載，產于謠達者，有以下數種：

攞芽　攞芽，㮚夾（即攞夾）上蔬也，葉似棠棣而無刺，生有毅臭，一經烹調則鮮矣，土司以之供貴賓。

酸筍　臭筍　酸筍，臭筍亦土司供貴賓者，臭筍尤在酸筍上，然不烹調則臭不可嚮入鼻，烹之調之，猶不能盡其臭，惟食之甚香，酸筍雖香弗若也。

又董紹文干崖地誌天產門，載有麻郎果，麻猛果，羊乳果三種，并附圖說。茲將其圖說摘錄于下：

麻郎果　麻郎果，又名牛肚果，產沿邊熱帶之下及有瘴氣之地，形似牛肚，皮背黃色，有斑點，味甚甘。

麻猛果　麻猛果，即芒果，緬名箏頗拼，夷名麻顙甫，亦產沿邊地方，春花夏實，皮黃微紅，味甘且香。

羊乳果　羊乳果，形似羊乳，故名。成熟時，皮色淡紅，味甘而略酸。

又段文逵猛卯地誌天產植物門，載有紅藤一種，按山中野人腰帶均纏此藤。茲將段氏地誌所載紅藤一節，摘錄於下：

紅藤　紅藤，騰越特產，劣者削皮捲羅，佳者可取爲杖，唐白樂天有紅藤杖詩，明裴炎直亦有紅藤杖詩云：

六節南藤色似朱，拄行階砌勝人扶，會須將入深山去，倚看雲泉作老夫。

以上係植物之概略也。動物則管雞，家畜，及虎，豹，豺狼，麐，熊，鹿，猿，犀，象均有，野人多持採售獸皮，麝香，熊膽，鹿茸，犀角，象牙以爲生。而蜼及黑猿，野干，茶首，尤爲特產。茲將王芝海客日譚所載者，分錄於下：

蜼　野人山有獸，似獼猴而尾修半丈，滇人謂之長尾猴。按山海經，鬲山，其獸多猿蜼；注：蜼似猴，尾長四五尺。又侯鯖錄宗彝類，猴出貴州思南，有山曰飯甑峰（余按貴州飯甑山尚有此猴，詳載余著中國地理教程貴州省），盤亘數百里，宗彝巢於樹，老者居上，子孫以次居下。子孫得果，即傳遞至上，上者食，傳遞而下，下者始食；先王用繪袞衣，取其孝也。注疏，以宗彝爲虎蜼；自今斷之，虎自虎，蜼自蜼也。子石子（王芝別號）見此獸於雪列碧北十里許崖際，詳視之，實與山海經所謂蜼者無異；而野人竟以爲山之神，每見相率而膜拜。

黑猿　駐蠻允，偶遊市中，見獵人持黑猿皮來市者，白眉長二寸餘，云得之戶撒山中。王氏并有戶撒黑猿歎云（節錄）：

戶撒山，何崢嶸，山中舊有猿公在，吐氣納息不計年，能令三十六萬亥褰生精彩。偶食風尾果，因下嶮崖朵；詎知嶮崖阿，兆有獵人待，毒弩乘風來，颼然洞其頰。將剝其皮充裘褐，且截其

肉作醃醢。腦髓亦果腹，持皮入夷饋，毬夷老子爭問直，直方丈狐耶十倍。夷蠻重猿皮，我獨重猿非，留亦數千百歲通耀物，一朝不惜等朽胎，死亦無知則已矣，有知當亦增慚悔。

野干 騰慶有獸，狀類木猴，頭正方，類人，髮長尺餘，覆其面，欲有覩，則搖頭以手披之。產騰犴嶺，名曰騰犴，野人山有之，佛書所謂野干是也。

荼首，博物記南部有荼首，其音蔡茂，是兩頭鹿名也，野人山亦有之。

鑛物則木王地各大河中產金沙，各大山中蘊鉛鑛，坎底東南之昔猛產鹽。中南兩部山脈中則銀銅鐵鑛均有，大金沙江中亦產金沙。而最可寶貴之翠玉，則產中部山西之孟拱；寶石產於南部山西摩谷。至北部山西之戶拱，產琥珀，亦爲特產。玆將各該處產銷情形，撮列於下：

翠玉 翠玉，一稱翡翠，產孟拱之西霧露河上游，沿岸地中之石層下。河爲大金沙江支流，師範滇繫四之一賦產內，所謂玉出南金沙江者即此也。產玉區域，縱橫約百餘里，帕甘等處爲老廠，東摩爲新廠。老廠開採已數百年，華人倆人野人均往開採，鑛工約二萬人，華人籍隸閩粵者爲多。開獲玉石，納百分之十之稅於當地頭人爲出地稅，再納百分之三十三於英政府爲國家稅。惟因地有瘴氣，僅於秋末至夏初開之。新廠亦開採數十年，採玉者先向頭人購地，每方丈數千元至數萬元不等，獲玉後僅納國家稅一次。鑛工約五六百人。惟玉之水色，較老廠稍嫩，有新山玉之稱。至新舊廠每年產玉，約值銀百萬元。在昔採獲搬至大金沙江岸出售，估客多購運雲南大理及省垣，由玉作坊解琢；現因滇市銷路不暢，多轉運香港及粵垣解琢矣。

寶石 寶石產摩谷之摩谷河畔，多出於變質石灰石及河流沙條中，即後漢書西南夷哀牢傳所謂光珠，元時謂之凸凹石，明成代間孟密曾取以入貢。據師範滇繫四之一賦產門，檀萃滇海虞衡志卷二金石門所載，其石以紅剌爲上品，其次淡紅色嬌曰剌，深紅色薄色嬌曰避者遠，黑白曰苦剌泥，紅帶黑黃曰古木蘭。又有碧霞璣，五色俱備，以深紅透水者爲最。又有印紅，豪猪牙，印紅較爲貴重。自緬甸入英後，改用新法採之，每歲產額約值八十萬元，數逾世界總價值之半數。蓋紅寶石暹羅錫蘭皆產，然皆遜摩谷產額之鉅。

琥珀 琥珀，係松柏科植物所化，產孟拱西北之戶拱。昔人謂地產琥珀，則旁不生草，掘地八九尺即得，

有外皮裹之，故有琥珀爲茯苓所成之說。其種類有血珀，金珀，石珀，水珀，蠟珀之分。血珀色紅爲上，金珀色黃次之。雲南騰衝大理昆明各市中，兩類爲多，多係來自戶拱。至採琥珀之擺夷野人，因該地瘴氣甚盛，僅能于冬季入內採之，工人不過數百。惟採時每人須納印洋三元與頭人，作爲稅款。

上列翠玉寶石琥珀產地，如孟拱前爲吾國孟拱土司所轄，摩谷前爲吾國孟密土司所轄，近均劃入緬甸。惟戶拱在野人山地中，因界未劃定，仍屬吾有，不過暫爲英人所強占耳。

七　人種

野人山脈中住民，野人占大多數，次爲擺夷，次爲栗粟崩龍；若阿昌係野人之一支，可併入野人之內。擺夷與野人甚爲接近，語言既通，情意亦洽。野人傳說，其祖先與擺夷同出一脈，野人長居爲大哥，擺夷次之爲二弟，視同手足，故平時樂與擺夷工作，亦不搶劫擺夷；如欲收服野人，可以擺夷爲媒介。若栗粟崩龍，惟南部山脈中與野人雜居，然爲數甚少。至山外附近各地，亦間有野人散布其間。茲將野人擺夷栗粟崩龍之形態性情風俗等項以次分敘于下：

野人　此種人漢人通稱爲野人，其有過于兇悍者則稱爲野蠻，稱爲蒲蠻普蠻山頭者亦間有之。若野人自稱曰青頗，緬人稱爲開欽，擺夷稱爲赫康，喇僕稱爲幞克。惟野人稱于明時，見徐霞客遊記，前第二節名稱中已敘之。蒲蠻之稱，在元代已然，見于元史，其詳在後第八節隸屬中言之。清代如職貢圖鄂修雲南通志等書，尚沿蒲蠻之稱。現美教士擬字母以教野人，仍稱爲蒲蠻文。又近人謂野人分布于恩梅開江東小江一帶者爲茶山野人，分布于小江之北者爲浪速野人，分布于恩梅開江邁立開江間之江心坡者爲阿普（一稱卡普又稱卜諾）野人，分布于伊洛瓦底江東大盈江龍川江流域者爲小山野人，分布于邁立開江伊洛瓦底江以西更的宛河以東者爲大山野人，分布于更的宛河之西納軋山至可山之東者爲森泡野人。觀各支之隨地異名，其實均可以野人賅之。至有生野人熟野人之稱，係以馴悍分之，與海南島生黎熟黎及臺灣生番熟番之稱無異。又稱爲大野人小野人者，係以貴賤分之，與清代稱高官爲大人，平民自稱爲小人者相似。又野人中有阿昌一種，亦有大小之分，

其粗獷類熟野人，較生野人爲稍馴善耳。

人口合各支計之，約有十餘萬。其在山外與各民族接近者大半髮黃睛黑，面尚平善；其在深山之內，不與各民族接近者，大半髮赤睛黃，相貌醜惡。惟其膚均含褐素，額高眼凹者，則十居五六。若齒如漆，唇如血，係塗染而成，與越南人同，并非出於天然。

裝束則男子盤髻於頂，不薙髮，四周以布纏之。女子翦髮蓬頭，與曲人女子同。婦人則蓄髮纏頭，與處女異，惟髮歷三年始梳一次。男子凡接近漢人緬人者，多仿製漢緬之衣服着之，其餘短衣大褲，多類擺夷，惟項下或懸紅豆料珠串，或懸瑪瑙貨石，腰胶纏藤，與擺夷不同。又有少數之人，不着衣褲，僅用圍裙以掩其下體，頗似南洋羣島之土人。婦女地位稍高者，着短衣，緊開口裙，耳墜大銀筒，或琥珀筒，衣綴料珠貝殼，腰束藤圈；普通者或備衣裙，或胸背腿部皆露，僅中部裹布一大幅，與古俍臙之人相近，此係山外與各民族接近之野人也。若居深山，不與各民族接近之野人，以樹皮毛布爲衣，長及臍下，首帶骨圈，插雞毛，與貴州夭苗身披木葉，黑腳苗頭插白羽者相似。又有頭纏紅藤者，與瀾滄邊境卡瓦以紅藤束髮者無異。是則卉服如見島夷，戴羽如遇紅種矣。騰越廳志卷十九藝文志載王衢堯野人詩，於衣木葉樹皮事，略爲敘述。茲錄於下：

野人無飯竹筒炊，採取蛇蟲佳饌奇。木葉蔽身林作屋，授衣刮盡樹頭皮。

野人山極北之一部分，稱格古斯野番，或稱大蕩，疑即森泡野人，僅下體以獸皮掩之，依然爲太古原人。野人山中南兩部之土官，頭插雞尾，身着蟒袍，項掛珊瑚珠，則與前清之官服相似。土官之婦，或着花緞緊衣，緊花短裙，裹花護腿，或頭戴雜花而衣綴碎玉，多屬奇裝。王芝海客日譚卷一，記宿雪列野人頭人廬四家，以妻女行饌進酒，妻女衣裳不固蔽，而碎玉綴體，插花盈頭，有似風狂者，欲使客知其野而知禮也。其所作野人山竹枝詞中曾詠之，茲錄一首于下：

野草山花亂插頭，夫君款留野人酋。竹筒軟飯葫蘆酒，短袖當筵解獻酬。

食則凡務農者，雜用五穀及玉蜀黍薏米蕎麥芋頭等品。炊以竹筒，熟則用樹葉或蕉葉裹而食之，人各兩包，不用碗箸。惟祭祀始宰牲牢分食，平時鮮用以佐餐。不務農者，採草木及動物而食，甚至茹毛飲血，猶

有太古遺風。而脊其蛇鼠，與粵民之嗜好同，與廣西猺人，澳洲土人，非洲黑人喜食蛇蟲者亦相若。

住則單村獨戶者多，其有萃處者，不過數戶至數十戶爲一寨，如卡瓦數百戶或近千戶一寨者甚少。屋多長方之平房，最長者達四五百尺，深二三十尺；數房則上層住人，下養牲畜。結構係架竹木而覆茅，牆以篾片編之，門窗亦具。內隔多間，設火堂一，中挖火坑，炊食綴處皆在其內。惟居野人山北部者，間有棲息樹間，猶存巢居之古俗。

身體多強矯健，上下山嶺，如履平地。其住高山之巔者，往往架木如梁，攀登後即撤去，以防仇人追蹤。性情亦多慓悍，無職業者，則生資劫掠；如劫掠數次無失敗者，社會中稱爲出色人物，女子多爭配爲妻。茲將海客日譚天南雜誌所載預防劫掠之情形摘錄：

王芝海客日譚卷一：野人或數十砦或數砦立一頭人，或一大官，共尊其約束。過野人山者，必予蠻允俟大官頭人來與議，大官頭人曰可過，則每人輸銀三元，謂之「保頭錢」，集衆衛之以行，至蠻暮始與之銀。中間有失，惟大官頭人是償，如北道保鏢者然。茍大官頭人曰不可過，則生野人出山矣，蓋生野人不甚知耕種，每饑甚則出擄人以果腹。或生野人出山者衆，所擄不足充饑，則熟野人亦開爲擄取以供食。故生野人出山，雖倍輸之銀，大官頭人不敢保也，且恐其出山者衆而不能自保也。

天南雜誌第一期希伯滇邊野人山部落之風俗：野人見客商入境，即鳴鉦止之。客商聞鉦聲，即將貨物約住，入寨與之交涉，納銀若干，以爲買路保護之資，在彼所轄區域內，可以長行無阻。若聞鉦不理，即以武力劫之，不但全貨沒收，人亦拘囚。如先有保家，亦可向之交涉，納贖款若干，視物之多寡而定；倘無保家，不惟全沒其貨，而人亦且爲奴，或賣至他邑；若賣與卡瓦，則取頭祈穀，不能生還矣。

語言則各支小有差異，有不能與漢人及他族通語者，則用擺夷譯之，蓋擺夷中間有通野人之語言故也。

惟無文字，用木刻以代之，與卡瓦倮人同。凡欲入該山貿易者，先以禮物認親戚，給木刻，則招待而保護之；若彼此通信，則以木葉包鹽茶等物，受者即知爲某事，不用木刻。近美教士漢孫夫婦，擬爲蒲蠻文，係用羅馬字製成字母。茲將李生莊雲南第一殖邊區域內之人種調查（見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上卷）所載者摘錄於下：

野人原無文字，其記事則以刀刻木，蓋原始的紀錄法也。十餘年來，有美教士漢生（即漢孫）夫婦者，以羅馬字拚爲野人文，編撰課本，行之頗有成效，今野人用此通信者已不少。其字母只二十二字，加以短音長音促音各一個，共爲二十五音。其讀音與英文字母微有不同，其排列亦不同於英文。茲錄之如下：

字母	讀音	字母	讀音
I	Ī	È	ă
L	lă	O	o
T	tă	C	Shă
A	ă	G	gă
H	hă	S	Să
K	kă	Ä	ā
N	nă	U	uu
Y	yă	J-	jă
Z	gă	P	Pă
E	ă	B	bă
W	wă	R	ră
M	mă	D	dă
Ē	â		

宗教最重祭天祭鬼，然畏鬼程度，甚於畏天。蓋野人歲一養天，必以太牢，養畢食肉而榜其首於門，多寡以階級之高下爲等差。凡大官頭人，門前牛首甚多，故王芝海客日譚卷一野人山竹枝詞有云：

蕭瑟陰風扶白駱，野人山上俯烟設。蓬門密榜毛牛首，知是頭人處四家。

畏鬼如寨有前後門，前門走人，後門爲鬼出入，無論何人，不能踐履。又日將晡，則閉門深匿。人病事逆，塵飛髮結，皆謂鬼祟，必祭之。生計大半爲祭鬼所耗，蓋每祭必宰牲跳舞宴客，所費不貲故也。

野人除養天祭鬼外，其信仰尚有最高之神，即諸葛孔明王驥是也。玆將李生莊雲南第一殖邊區域內人種調查所載信仰孔明王驥之情形摘錄之：

野人於諸鬼之上，惟信孔明與王尚書（即王驥），諸物之神曰鬼，惟孔明與王尚書則爲神。嘗謂孔明乃其阿公阿祖，開闢天地，爲制禮立法之最高神人。而王尚書則爲之設營安邊，使上下得所，不遭兵燹，與孔明同爲彼輩之阿公阿祖。故凡祭祀之時，必先請孔明，次及王尚書，呼孔明爲五布底，呼王尚書爲王官獨，然後始遍及諸鬼。五布底者，蓋土語譯意爲禮法與人格爲一體，含有不可解脫之威權也。今野人山地隨處皆有孔明墓，不啻作爲紀念碑。而江心坡王尚書營盤，爲土人所保守，視爲聖地。

我漢族之神威，印入該族腦海中，固如是之深而且遠也。

近自耶教士深入該族中傳教，利用其畏鬼及信仰孔明王驥之心理，用種種甘言誘惑，俾轉移其視聽。甚至謂耶蘇即孔明轉世，信仰耶蘇，不必再信仰孔明及奉祀其他鬼神，多所糜費。並設有宏大教堂，召收野人與緬人擺夷入內，分組宣講。各教士熟習各該族語言，即用各該族語言以宣傳，深入人心，故沿邊野人入耶教者已不少。一入耶教，則奉祀孔明王驥之典禮盡廢，久之久之，野人向之信仰華化尚有一線之繫念者，必將信仰歐化而入其彀中，不復再思震旦曙光之照臨矣，思之可爲浩歎耳！

比外如婚姻或主於父母，或完全自由，或於寨外建宴房，與貴州八寨黑苗及天苗之驗郎房，用以擇配者相似。惟野人有官民之分，不能相混。迨生子女後議婚，聘禮甚重，男貧難咄嗟立辦，可懸欠後償，並可由子孫

償之，又與貴州八寨黑苗向子孫索乃父乃祖之頭錢（聘禮）者相同。若結婚，有翁種埓種之分，則爲他族所無。玆將吾友胡作霖隴川地誌第十三節種類所載者，摘錄於下：

野人結婚，有翁種埓種之界線，如甲娶乙姓之女，而乙姓之子不得再娶甲姓之女以爲妻。丙姓之女婚于乙，而乙姓之女丙姓不得娶以爲婦。甲對乙，乙對丙，均爲埓種；乙對甲，丙對乙，均爲翁種，歷世相承，不容紊亂。

若同姓不婚，與貴州青苗木老同，惟子妻父妾，翁納子媳，較何奴僮子娶父妾者，尤乖倫理。而土官中有父死子死，一人納父妾子妻達二十九人，連本身妻十四人，共四十三人，是亦有古八百媳婦之遺風焉。

喪葬則人死後用棺或木槽裝屍，多用土葬，立墓，環以深壕，謂爲孔明所教，必如此，子孫始昌熾耳。若孕婦及產死或夫在妻孕中死者，均火葬，與擺夷僮貴族壽終用火葬者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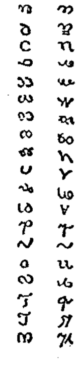
此外有尚義復讐兩事，雖爲西南各種種人所共具之特性，而野人尚義復讐之舉動，間與其他種人不侔。即如尚義一項，據希伯濵遊野人山部落之風俗所載，雖生客偶臨，亦竭誠款待；客去，贈木葉之飯包，設中途遇刧，雖僅執空包回告主人，主人必代爲追究，謂係刧我之客，是欺我也。若復讐一項，據胡君作霖隴川地誌所載，野人秋收嘗新之日，必延請戚隣，取祖宗所遺木刻，一一追述，如記有讐怨事，則所延者乘酒興報復，謂之祭事。據上之所載觀之，尚義復讐之情形，已可見一斑。惟野人公戰則能堅持，私鬥不能耐久。例如外敵來攻，則山官頭人，宰牛割肉，連毛分送各寨，謂之散毛肉，各寨接到，即持械助戰。其械利者，前有長刀毒弩（刀之鍊製法，與苗人同，係生時鍊親朋所贈之鐵，至成人始製爲刀，快能削鐵，作者鞘柄飾銀，爲餽人厚禮。弩箭蘸毒水，見血即斃。又有同黨藥，中獸雖逸，仍回原處而死，較貴州仲家之弩毒製法尤捷），近亦有銅帽槍快槍。戰法不列爲大陣，是路徑熟而善埋伏，敵來以冷槍擊之，與湘西之苗人同。若係緊急集合時，則如卡瓦辦法，加以雞毛火炭，各寨之人，一經接到，即持械飛奔而至。如勢力不敵，暫避其鋒，伺間出而狙擊，此勇於公戰之佐證也。平素私人械鬥，亦分毛肉於親友，親友亦如公戰時赴之；惟非切己之戰事，滿一日後，即紛紛若鳥獸散，以爲人情已盡矣，此怯於私鬥之佐證也。所惜社會組織，僅具家族部落之觀

念，在政治方面，不能有擴大之結合，故每家各個獨立，不願置一土司山官而受約束者有之。即或每寨置一山官，數寨從一土司以約束，而土司山官遇事不獨裁，皆謀之羣衆，頗具有民治之精神；然亦各自爲政，不相聯絡。平時處理爭議械鬥事務，戰時號召一部分之野人，聚而禦侮，若大敵當前，未聞合全部之野人，傾巢而出，拚命抵抗，故往往逐漸擊破而被征服，此其最大之弱點也。惟自唐內附以來，久沾漢化，現在仍念念不忘，凡土司山官以前受有札委者，尚什襲珍藏。一遇漢官至其地，則簞食壺漿以郊迎，而致其欵曲。其中有稱優秀者，常謂其祖先爲漢族，在昔隨孔明征蠻，流落邊地，子孫遂窟宅于斯。故雖名爲野人，而同姓不婚，待人曲盡禮義，謂非含有漢化而能若是乎？是則祖先隨孔明征蠻之說，似非全出于假託而謂爲無稽。不過漢人未利用此說，與之聯絡而善爲轉導，俾堅其內嚮之心，而不受外誘，永爲吾國忠實之邊氓耳。

右因野人爲野人山重要之種人，故敘述獨詳，其撥雜野人羣中之擺夷栗粟崩龍三種，略敘于下：

擺夷　擺夷有水擺夷旱擺夷之分，凡野人山之東西卑濕烟瘴之地均有之，最與野人接近。志稱騰越隴川間有大小伯夷，即係擺夷，爲古西南僰國之遺民，故又稱僰夷，木王地江心坡及孟拱戶拱一帶之耕地採鑛等項，皆有擺夷撥雜其間。面目清秀，膚黃白，身刺花紋，其性質亦聰頴和善。惟旱擺夷則稍爲兇悍，然尚與野人不同。男子以綢布裹頭，青藍布衣，頸圍白布。女子未嫁者蓄辮盤于頂際，科頭，短衣着褲。已嫁者盤髻，纏以布帛，其衣短與處女同；但無褲而繫桶裙。耳肘及頸帶有銀筒銀圈銀鐲。喜食米穀，飲酒，嗜檳榔，蔬菜多冷而後食，類越南人。其在木王地者，用竹筒煮飯，裂俱蕉葉，再爲入口（見外交評論第五卷第二期余著木王地得失之關係第四節），與野人以竹筒蒸飯蕉葉包飯者無異。居多傍水結寨，以竹茅構成平房。生業則男多農牧，間或漁獵經商，女多紡織。有文字，字母十九，與普思沿邊擺夷字母有五十三者有別。茲將李生莊雲南第一殖邊區城內之人種調查所載十九字母，迻錄于下：

字母
另一寫法



英文讀音　gá　ká　ngá　ja　sá　ya　dá　tá　ná　bá　Pá　má　wá　ná　wá　lá　há　há　á

據原文謂第一欄爲干崖蠻達一帶之寫法，第二欄爲猛板遮放芒市一帶之寫法。余查木王地擺夷字母，亦係十九，惟拼音有三十字。僅以字母而論，木王地擺夷，恐係由干崖等處而來，亦未可知。擺夷迷信佛教，隨在建有佛寺，寺皆貯有佛經，係用擺夷文譯成。英人德斐雲南遊記謂擺夷文分二種，一爲普通之用，一係經文用之（見余著木王地得失之關係）。上列字母之兩種寫法，是否普通及經典所用之兩種，俟詳考後再定之。此族既遍建佛寺，廣爲布施，幼年先出家而後還俗者固多，晨起先誦經而後作事者亦不少，與緬俗同。惟爲慈悲戒殺之教義所漸漬，化爲柔儒，亦與緬人同。又除信佛外，尚奉一神，曰寨猛寨櫳，謂可造禍福，主吉凶，信之甚篤。若畏鬼尊巫，亦頗與野人相若。至聚族而居，結爲村寨，數寨合爲一暁，置暁頭外，又置撫夷。暁頭撫夷之上，土置司，土司世襲。暁頭撫夷由漢官委任，或由土司保舉（撫夷間有世襲者，實居少數）；由漢官委任，年限無定。此南部之制度也。北部擺夷，每寨設一頭目，昇治一寨之權，其上則有土司，土司之大者，擺夷尊之爲王，如坎底前有木王，即其一例。現擺夷多通漢語，喜與漢人往來，而土司撫夷暁頭等，又爲漢官所委，故其嚮漢之心不亦亞于野人。

栗粟　栗粟，一稱力些，又稱栗敕。高鼻深目，膚含櫻素，沿邊如舊浦橘騰衝蠻達干崖孟卯芒遮板均有，分生熟兩種，與野人同。人甚短小精悍，男子挽髻裹首，亦有戴小帽者，衣則麻衣，或披毡衫，富者喜着優人舊衣，與貴州之清江黑苗同。婦女亦挽髻包巾，耳帶大環，長衣長裙，衣邊喜飾貝殼。種蕎稗爲食，或獵以充饑。獵善弓弩，在百步內發無虛矢。住依岩穴，近傍山地翠熟，即去而之他，自係飄泊民族；有時饔飧不繼，即學野人之伺僚刼掠。在昔無文字記事，如野人之用木刻；近英教士仿蒲蠻文之製法，用羅馬字拼成栗粟文以教之。宗教則受野人影響，最爲畏鬼。其受漢化薰陶者，則信仰孔子關聖及觀音。近爲英美教士感化，多爲耶教信徒矣。其社會組織，凡分布于南部者，一如野人擺夷例，寨置頭人，惟由人民推舉排解爭議之事。分布于北部者，無頭人，以致紛亂毫無系統。

崩龍　崩龍雜居於干崖猛卯境內，男女膚含黑素，身材較栗粟尤小。男子裝束似栗粟，婦女倣野人剪髮，

長五寸許。惟喜裝飾，耳穿銀筒，頸套銀圈，頗似傜人。凡包巾衣邊裙邊，均鑲紅色呢布。腰膝皆用紅藤或黑漆藤綑之，又類野人。性畏著，昔多山居，近則爲野人逼迫，退宅原野。平素以農爲本業，兼營工業貿易，以資補助；而所製草席，花紋精緻，英屬南坎歐人住宅，多購以鋪地。爲人誠實少奸詐，并好佛，通擺夷文字，因佛經係擺夷文故也。但出入必佩刀槍，亦係沾染野人之習俗焉。

八 交通

野人山正幹左右交通之路綫，前有航路公路，近則鐵路亦築達山旁。除航路已于前第四節位置及河流中言之，不再複敘。茲將重要之公路鐵路，分敘于下；其未築公路而爲往來之通道者，亦附敘之。

(甲)公路　公路有下之縱橫貫穿之各綫：

(一)由密支那通坎底之路　此路在野人山正幹之東，係英人所築，南自密支那起，向北，經維習生拔波等處，達坎底。計寬十餘尺，長七百八十餘里。生拔波南至密支那，約合全綫三分之二通行汽車；北至坎底，約合三分之一暢通馬車。由坎底向北至木里肯之路，近亦築通。此爲野人山東第一主要之幹路也。

(二)由片馬通坎九之路　北路在野人山正幹之東，英人所築，南自片馬起，向西南經拖角羅孔至石灰卡過恩梅開江，北至江心坡，轉北經騰南拱路等處，達坎九。寬五六尺不等，長約八百餘里。此野人山東第二主要之幹路也。

(三)由孟拱通孟綫之路　此路在野人山正幹之西，亦英人所築。自孟拱向西北，轉北經廿板丁格陵等處，達孟綫。現孟拱至丁格陵之路已築成，約長四百餘里。丁格陵至孟綫之路，亦將築通。

以上三綫，係縱貫南北之公路。若東西橫貫之路，或全部或一部分已築成者，有下之四綫：

(一)由騰衝通八莫之路　此路在野人山南幹之中，由騰衝向西南，經南甸干崖弄璋街蠻綫茅草地等處，達八莫，長五百餘里。滇緬間近時往來，多由此路，爲南幹中第一孔道。若由騰衝向西，轉西北，經盞西神護關昔董允冒等處達密支那；由干崖向西，轉西南，經盞達巨石關息馬牛山蠻威等處達八莫；由弄璋街向南，折西，經隴撒猛卯虎踞關等處達八莫，亦有路可通。惟在

緬甸境內，均築公路，我國境內，仍屬崎嶇難行，概未修理。

(二)由片馬通密支那之路　此路幷在野人山南幹之中，由片馬向西南，經拖角羅孔澤勒苦瓦朱等處，達密支那，計長五百七十餘里。近由英人築成公路，爲南幹中之第二孔道。

(三)由龍陵通南坎之路　此路亦在野人山南幹之中，由龍陵向西南，經隴川章鳳街猛卯等處達南坎，計長三百七十餘里。在滇境路未修築，緬境已築成公路，幷由南坎築通臘戍。

(四)由坎底通康古之路　此路係在野人山北幹之中，由坎底向西，轉西北，經南闕紺捕等處，達印度阿薩密之康古，約長四百餘里。係英人築成，爲北幹中第一孔道。

(五)由坎底通茂當之路　此路西段係在野人山北部支脈之東北，由坎底向東，轉東北，經龍那坎九日乃等處，達高黎貢山西麓之茂當（茂當與舊蒲桶隔山相對），已由英人築成公路，長約四百餘里。爲英人侵略滇省西北部重要之路綫，余著木王地得失之關係中曾言之。

(六)由生拔波通窩澤之路　此路在野人山北部支脈之中，由生拔波向東，經江心坡之林麻若孔等處，達恩梅開江東岸之窩澤。由英人築成公路，長約二百餘里。

(乙)鐵路　鐵路僅接近野人山南幹之間有之，分爲下之兩綫：

(一)由密支那通仰光之路　此路由南幹西南之密支那起，向西南，轉南，經孟拱孟養蠻爲勒擺古等處，達仰光，長二千二百四十七里，係英人築成。

(二)由臘戍通蠻得勒之路　此路由南幹南之臘戍起，向西南，經許跑委廷等，達蠻得勒，長五百四十里，由亦英人築成，爲密支那仰光間幹路之支綫。

以上皆野人山幹脈支脈中重要之公路鐵路及陸路，其餘如公路陸路之支綫尚多，難以縷述，故略而未叙。第就上列各路論之，其中一由木里背向西北，通西康察隅之路，英人現正積極查探，擬再築通，爲侵略康藏之計。一由孟綫向西北經楷日剔通印度阿薩密之雪皮火車站，與阿薩密之鐵路相接，俟丁格陵孟綫間之路築通後，再爲展築，俾印緬之動脈聯絡，增厚北緬邊防之勢力。若南闕通阿薩密康古之路，聞已鋪設鐵軌，究竟已

否築有鐵路，俟查明再爲補入。而滇爲將來收復片馬江心坡木王地及鞏固西部西南部邊防計，亦應將昆明至大理九百餘里將成之公路，迅速築成。由大理西南至騰衝，西北舊蒲橋均長一千六百餘里之公路，分別速築，以資應付。此事余在杭州浙江中華史地學會講雲南與國防時曾詳言之（見第一卷第八期國書展望）。如由大理經漾濞永平漕澗等處，至瀘水之公路，計長七百八十餘里，再能築成，則瀘水片馬相距不過一百一十五里，爲應付片馬江心坡發生變動之預備，亦屬合宜。

九　隸屬

英人將滇西片馬江心坡木王地及恩梅開江上源俅江駝洛江一帶，次第侵占，無非因前有人擬由高良工山劃界，遂謂高良工與高黎貢係屬一山，不與我方共同商議決定，竟在高黎貢山頂之搬瓦了口及大喋哀本等處，樹立界樁界牌。高黎貢山與高良工山截然不同，前于第三節山脈及形勝中固已敘明，而民國十三年余著片馬小誌登孟晉雜誌第一第二第三各期，曾援引明史地理志，明楊慎雲南山川志滇載記，鄒邦浩高黎貢山証譌，清鄂爾泰雲南通志，清一統志及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所載高黎貢山隸屬我國之事實，詳爲証明，不再複列。現因余素主張滇緬北段之界必須在野人山幹脈中劃分，以斷葛藤，則片馬江心坡木王地等處，自能光復故物，不必枝枝節節與之爭論（民國十九年六月，蘇州中學校長汪君典存等邀余在青年會講滇省北段界務曾詳爲論列）。故將蒐獲之資料，擇要整理，纂爲本文，以申論之。是則隸屬一節，爲異日劃分之証據，尤關重要。特就史乘所載關于野人山隸屬吾國之証據，以次摘列于下：

山海經第一南山經，南山經之首曰䧿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麗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無瘕疾。又東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白猿，多水玉，多黃金。

按郭璞注，臨于西海之上，謂在蜀伏山山南之西頭，濱西海也。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謂禺似獼猴而大，赤目長尾。育沛，未詳。多白猿，謂今猿似獼猴而大，臂脚長，便捷，色有黑有黃，鳴其聲哀。畢沅新校正，招搖之山，謂大荒西經有招搖山，即此。郝懿行箋疏，猿色有黑有黃，謂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此，注竝云，色黑，無黃字。今野人山在吾國西南部荒服之中，

即係招搖之山。況招搖山產長尾猴，今野人山產蜼，即長尾猴（見前第六節物產中引海客日譚之文），拱為野人山即招搖山之一證。至麗磨之水，西流注海，中多育沛一節，章鴻釗石雅卷上琥珀內，謂育沛，即琥珀也，育沛與琥珀音相近。本草綱目引宋大明本草云，琥珀破結瘕，則功用並同。琥珀後漢書謂出哀牢，博物志謂出益州永昌，華陽國志謂出博南，唐書謂出南詔三濮及環玉，本草綱目謂今金齒麗江亦有之，考之並在今雲南或其徼外地，是與育沛所出，其地望若相準。余在滇詢明琥珀係產戶拱，戶拱在野人山幹脈之西，支脈之東野人山地之內。其地有更的宛河源，出野人山幹脈之枯門嶺，戶拱位于河之上游各支流間。此河西南，轉東南，入金沙江，前已于第四部位置及河流中敘明。古時因地屬荒遠，不明其下游之所在，故謂為直接注海，是則更的宛河即山海經麗麐之水。又經文謂其東有堂庭之山，多白猿，郭注郝氏箋疏，均有色黑之說；現野人山南幹中產黑猿白眉（見前第六節物產中引海客日譚之文），又即古堂庭之山。加以戶拱東南孟拱產玉，大金沙江上游產金沙，亦與招搖山多金玉之說脗合。招搖山確為野人山，古屬永昌博南，故後漢書華陽國志謂永昌博南產琥珀耳。

新唐書卷二百十二南蠻列傳上：安祿山反，閣羅鳳西降尋傳驃諸國，尋傳蠻者，無絲纊，跣履榛棘不苦，射豪猪食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其西有裸蠻，亦曰野蠻，漫散山中，無君長，作檻舍以居，男少女多，無田農，以木皮蔽形，婦或十或五共養一男子。

樊綽蠻書雲南城鎮第八：西渡麗水至金寶城，從金寶城西至道吉川，東北至門波城，北至廣蕩城接吐番，北對雪山鎮西城，西北渡麗水而南，至祁鮮山，西有神龍河柵，祁鮮以西，即裸形蠻也。管摩零都督城在山上，自尋傳祁鮮以往，悉有瘴毒，地平如砥，冬草木不枯，諸城鎮官懼瘴癘，或在他處，不親視事，南詔特於摩零山上築城，置心腹，理尋傳長傍摩零金寶城等五道事云。凡管金齒漆齒繡脚繡面彫題增書等十餘部落。

按續瀛寰志略世增野人山地誌，邁立開江上游格古斯野番，赤體無服，自係新唐書所載之裸蠻。又胡作霖隴川地誌第十三節種類，野人俗尚多妻，即係新唐書所載婦或十或五養一男子之裸蠻。余著木王地得失之關係文中，謂木王地擺夷無絲纊，男女皆衣布氈，又均跣足，不着履，即係新唐書所載無絲纊，跣履榛棘不苦之尋傳蠻。現查野人山東木王地之坎底，為低平原，氣候炎熱，草木長春，與蠻書所載地平如砥，冬草木不枯之

說，固屬相符。而野人山西當木王地西南亦有一平地，瘴癘甚盛，與木王地同，已於前第五節氣候中言之，亦係蠻書所載地平如砥，悉有瘴癘之地。且此地在野人山幹脈枯門嶺西，枯門與麼苓音相近，又即蠻書所載之麼苓山，南詔罷城即在山嶺上。查現在野人山中之野人齒多染黑，擺夷亦身刺花紋，而北部幹脈東之山人倸人，婦女面鼻嘴唇，均刺花紋，南部幹脈間土人，以金包齒，又爲南詔所管金齒漆齒彫題繡面之部落。南詔閣羅鳳于唐玄宗天寶七載即位，唐遣使册封襲雲南王，彼時野人及擺夷等既隸南詔，其山亦爲南詔所有。是在唐時該山及山旁各地，已隸吾國。

元史卷二十六仁宗本紀：皇慶六年二月，永昌蒲蠻阿八剌爲寇，命雲南省從宜剿捕。

又卷三十泰定帝本紀泰定四年十一月，雲南蒲蠻來附，置順寧府寶通州慶甸縣。

按續修順寧府志卷三十四雜誌一種人引清職貢圖：「蒲蠻，相傳爲百濮苗裔；元泰定間內附，以土酋猛氏爲知府，明初因之，宣德中改土歸流。今順寧滇沅普洱永昌景東等府有此種，男子衣布披毡，佩刀跣足」。又引舊雲南志：「蒲蠻，即古百濮，周書與微盧彭，春秋傳與巴楚鄧并爲南土，在永昌西南徼外。又在順寧沿瀾滄江居者，號普蠻，亦曰樸子蠻，性尤悍惡，專爲盜賊，善槍弩。男子以布幅掛身，婦人織布，搭右肩，結于左脇，以蔽胸，另以布一幅蔽腰。平居刀耕火種，好漁獵，住山梁茅屋中」。是蒲蠻在元時已隸于吾國。沿邊如永昌順寧等屬，均有蒲蠻分布爲我庶民。況蒲蠻即濮國苗裔，濮在周時，已附周伐紂，書經牧誓曾載之，後至元明又內附。且觀上開志所叙蒲蠻服裝習俗，與今野人無異，洵爲今之野人。宜乎美教士翻字母教野人，稱之爲蒲蠻文耳。蒲蠻既係野人，野人多係生聚于野人山，野人在元時內附，隸于永昌，故元史稱爲永昌蒲蠻。永昌之地，元時隣近緬甸，馬哥波羅遊記卷二曾言之。永昌既隣近緬甸，其境域西達野人山外，野人山必有一部分爲永昌所轄，故野人隸于永昌。況據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第十二雲南諸路行中書省所載，野人山外平緬麓川等地，悉爲元有，則野人山隸屬于元，亦無疑義。

明史卷三百十四雲南土司二麓川土司列傳：正統十四年，驥（王驥）率諸將自騰衝會師于千崖，造舟至南牙山，舍舟陸行，至

沙寨，後遣舟至金沙江。機發（即思機發爲麓川宣慰司思任發之子）于西岸埋柵拒守，大軍順流下，至管屯，——攻破其柵寨，——至鬼哭山築大寨於兩峰上，——分道並進攻拔之。——思機發奔道，時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驟遣兵，其部衆擁任發少子祿操孟養地爲亂……與思祿約，許土目得部勒諸蠻，居孟養如故，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

又麓川土司列傳，隴川宣撫司多士寧記至岳鳳爲士寧投袖，代士寧爲宣撫。劉綎鄧子龍各舉勁師至，環壁四面，鳳懼來降。以送鳳妻子還隴川爲名，分兵趨沙木籠山，先據其險，而自領大軍馳入隴川。復率兵攻蠻莫，蠻莫既降，招撫孟養賊，賊將走，獲之，隴川平。

南牙山爲野人山南部正脈之山，王氏征麓川，曾越此山，是野人山南部正脈，在明時全屬我國。又逾金沙江而西，至鬼哭山；金沙江爲大金沙江，即今伊洛瓦底江，鬼哭山即鬼窟，在孟養境內。其後立石以金沙江爲界，是金沙江東之地全爲我有。野人山在金沙江東，自應一併爲我所有。至沙木籠山即今杉木籠山，爲野人山南部支脈之山，明時劉綎據之，收復孟養蠻莫各地。孟養蠻莫各地，皆在野人山中南兩部幹脈之外，又足証野人山中南兩部幹脈，悉爲我有。況劉氏在蠻莫建立威遠營之碑，近年出土，碑文鐫有「洗甲金沙，藏刀鬼窟，不縱不擒，南人自服」諸語，幷注明授誓者，有孟養孟密木邦諸土司。孟養在野人山中部幹脈之西，孟密木邦皆在野人山南部幹脈之南，此三土司既均內附，更可爲野人山屬我之一証。

鄂爾泰修雲南通志卷二十四種人內載：野人居無屋廬，夜宿樹巔，赤髮黃睛，以樹皮毛布爲衣，掩其臍下，首戴骨圈，插雞毛，纏紅藤，執鈎刀大刃，採捕禽獸，茹毛飲血，食蛇蟲，性兇悍，登高涉險如飛，住茶山里麻之外。

阮元等修雲南通志卷一百八十七南蠻志種人六野蠻引姚州志：化外野夷，不聽致化，饑則劫掠，漢人至則避跡，蓋因地在極邊，故習遂難遽革。明通志，騰龍州三崇山後有野蠻，距郡五百里，一言不合，白刃相向。騰越州志，今隴撒後山野人有生尾者。

劉毓珂等纂永昌府志卷五十七羣蠻志種人內載：野人居多茅棚，好遷移，有離騰千餘里者，有離騰三百里者，設防處名瀘灘關，有兵把守。

陳宗海等修騰越廳志卷十五諸夷志二種人內載，金寶城以北，大賧周迴百餘里，悉皆野蠻，無君長，其地有瘴毒，河賧人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死。閣羅鳳嘗使領軍將于大賧中築城，管判野蠻。其山土肥沃，種瓜瓠長丈餘。又多麝香，無農桑，收此充粮。三面皆古大雪山，其高近天，往往有吐蕃至賧貿易，云此山有路，去贊普牙帳不遠。

鄂志所叙野人之生活，與前第六節種人中所叙野人之生活，多屬相同。此志係雍正間所修，彼時野人悉爲滇有，故記入志內。阮志所載野人地在極邊，及在三崇山後五百里，又臍擲後山有之，自係指野人山之野人而言。此志修于淸道光間，是道光間野人山及野人，仍隸于滇省，故此志載之。至劉氏永昌府志係淸光緒十年所纂，旣載明野人在離騰千餘里或三百里之處，亦係指野人山之野人而言，是彼時野人山爲永昌府所屬，故將該山野人記入永昌府志。陳氏騰越廳志係淸光緒十三年所修，志內不但載有野人，幷將野人山地有瘴毒，產瓜肥碩，及南詔之經營情形，與該處接近西藏，三面皆占大雪山之狀況詳叙之。又與前第三節山脈及形勝內所載野人山地瘴氣甚盛，接近西藏，北東及西北爲野人山支幹各山環繞之形勢，適相符合。是野人山地在昔曾隸於騰越，故騰越廳志特載之。

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卷五：吾謂英雖滅緬甸，而野人山地數千里，本非緬屬，劃界時尙須兩國均分，夏間向沙侯申此議，沙云頗有道理。

又卷六：野人山地爲西路屏藩，形勢所在，陸抗所云如有野，當傾國以爭之者也。山內外多有腴沃饒之地，或以兵屯田，或招佃開荒，野人本樂爲我用，可行保甲之法。所惜事機已失，全山盡爲英占，非以公法力爭不可。

姚文棟雲南界籌邊記卷下上王制軍說帖一：謹案野人山本係中國土司所分轄如隴川孟卯土司之地，以野人山外之洗帕河爲界，麻湯（即鐵壁關撫夷）漢董兩隘，尙在其內，噴干（亦作崩崗）一隘，亦爲隴川孟卯兩土司之屬地。其外山麓有野人墓碑，上書「皇淸特贈淑德楊盤同老太君之佳城」，爲地屬中國之明證。允帽一地，據古永普董兩隘之口，在野人山外，爲盞達土司之屬地。是以英政府曾有以老八寨歸我中國之說，又許中國共享大金沙江之利。蓋中國土司屬地，本跨有大金沙江以外，直瀕大金沙江者也。惟南甸土司與舊時蠻暮土司，以野人山中間之洪蚌河（即紅蚌河）分界。然蠻暮土司本內屬，乾隆五十八年曾換給印信（文曰「蠻暮宣撫司印」），存騰越廳署，不知何年爲緬甸竊去），故蠻隴蠻暮打羅孟拱一帶地方、凡在野人山以外，大金沙江以內者，實皆中國舊地。英所稱老八寨者，即指此處。

觀右薛氏所記，野人山爲滇西屏藩，雖爲英占，不可不以公法力爭。旣然力爭，不但幹脈應歸我有，即幹脈西支如丕可等山，同稱爲野人山者，亦當爭之。惟薛氏因該山已爲英占，擬遷就在野人山分界，故該日記卷六記咨總理衙門云：「査滇緬分界，幷理論分劃野人山一事，曾電達在案。英外部于索問野人山地之文，遲遲不覆，意存延宕；經迭次催促，來文語意多含混，足徵理

屈詞窮」。是則英人無野人山屬緬之証據可持，故遲遲不覆，意存延宕，已可概見。至姚氏說帖所叙野人山隸屬吾國，更有確實之証據。況薛氏咨送姚氏禀陳滇邊及緬甸情形文內，又聲明乾隆時，西抱孟拱孟養蠻莫，南包孟艮木邦孟密六土司在內；其後六土司潛爲緬甸所誘，中國不復過問，于是以現屬騰越之南甸隴川孟卯干崖盞達等土司爲新界，新界西至大金沙江而止，永昌騰越諸志，班班可考，野人山蓋在新界之內也。執此以爲野人山隸屬我國之證據，更信而有徵。

王先謙五州地理志略卷七上：野人山地，騰越維西之西，亞薩密（即阿薩密）之東，喀木桑阿吹鑲城之南，北緬之北，有曠地名野人境，即一統志及和寧西藏賦所言之羅喀布占國，瀛寰志略謂爲緬甸野人。明代有茶山麻里兩長官司，即今野人境。師範云，茶山麻里，前明設有兩長官司，明季爲野人所踞，奔入內地。西人稱其種爲格古斯藏人，呼其爲老卞止。藏人犯死罪者解赴其間，群老卞止分而啖之。其疆域大約南起大盈江兩岸，西踰爲靳街（即八莫），東北六七十里之蠻隴，東踰爲盞達，西南三四十里之蠻允，即騰越西南邊也。自此北迤於怒江伊洛瓦底江之間，此種人爲拔問伯陽麥侖，蓋半化之熟番也。再北傍恩梅開江而居者爲薩騰種；薩騰種之西，傍邁立開江而居者爲格古斯種，蔓延北及喀木，西及東的宛河與亞薩密接。此種最野，即藏人所謂老卞止分啖人肉者。其北有地曰坎底，產橡樹甚著。近邁立開江更的宛河發源處，均產琥珀。

觀王氏所叙野人山地南北情形，凡野人山幹支各脈及左右近山各地，皆在其中，較前第三節山脈及形勢內引列世增薛福成所叙野人山之情形稍詳。其謂爲明代茶山麻里兩長官地，雖據師範滇繫所言，其實大明一統志卷八十六所載雲南地理之圖，茶山位麗江府西，係在麻里之北。永昌府志卷五十六羣蠻志，孟養軍民宣慰使司居金沙江（即大金沙江）上游，北極吐番（即西藏），西通天竺（即印度）；又茶山長官司土目姓早，舊屬孟養，後早章不附，明永樂授早章爲茶山長官司，其北與麗江野人接境，余著木王地之得失曾言之。是則野人山地之北部，凡在山之東西者，確爲我國孟養茶山兩土司所屬，自應完全爲我所有。其南部爲隴川孟卯盞達南甸蠻莫等土司轄地，前引姚文棟之說已詳言之，故不再贅論。

總之，上引各史乘所載關於野人山隸屬吾國之證據，可見自古迄清，均爲我有，并非屬於緬甸。而明代徐霞客遊記謂野人即茶山之夷，昔亦內附，清嘉慶間伯麟奏進雲南種人圖，凡百種，野人亦在其內（按此圖副本，余在滇時，有人持以求售，其圖不但種人之頭足各部裝飾，悉依原

狀繪成，即衣服顏色，亦依原色繪之。裱成尺頁百開，裝於紅木盒內。情隶假過吊，未能購獲），亦可爲野人山之野人，全爲我屬之一證焉。

十 結論

自東北四省國防疏忽而未加備豫，穴空風入，倏忽脆折堅摧，河山易色，瘳往察來，不得不籌畫西南國防，免蹈覆轍。而滇東鐵軌，貫入心腹，不殊安奉之易於進取。不知法對滇尚取半攻勢，英對滇全取攻勢，余在浙江中華史地學會講雲南與國防時曾詳言之。而滇西北段界務之糾紛未了，英尤得隴望蜀，節節內侵，勢將由此插足川康，爲囊括西南三省之計。如再不設法解決，必致爲東北四省之續，而不爲我有。解決之道，執證先與交涉，交涉無效，惟有將來訴諸武力。無論交涉或訴諸武力，均非洞明北段之地勢不可，欲洞明該段地勢，尤非洞明野人山之形勢不可。蓋野人山就地理而論，爲我國天然長城之一隅，在國防上占重要位置。若就歷史而論，確係吾國所有之山，山之南部，照清光緒二十年所訂中英續議滇緬界務條款第一二三四五六各條及後總理衙門擬定中緬條約附款一二三各條所定，自尖高山至薩爾溫江之界，中間經瓦崙山薩伯坪大郎坪嶺及萬仞關巨石關息馬鐵壁關西境，虎踞關天馬關東境，并順瓦關嶺孟哥山以定之。凡猛妟猛弄息馬蠻哈等練布嶺杉木籠各山，尚爲我有；邦杭邦欠等山淪入緬境，野人山南部幹脈已割去一小部分。所幸北段之界未劃，雖英方因前清洋務局及石鴻韶擬勘界綫時，有在高良工山劃界一節，堅持高黎貢山即高良工山之說，強豎高黎貢山之界樁界牌。然古今無片面定界之先例可援，凡有片面造成侵略之局勢，爲國際所不能公認，受侵略者儘可隨時而推翻之。是則高黎貢山以西，如片馬江心坡木王地等處，英雖築路設官，儼爲己有，如我有野人山確屬我國之鐵証，應當全部收回。萬一不能全部收回，可照南段在野人山劃界之案，一小部分劃與英方，其大部分仍爲我有，以全與英素敦親睦之厚誼；并免將我國固有之地全部拱手送人，致惹世界史地學者之譏評，而耽耽虎視者亦不至援例要求，受剜肉醫人之苦痛。本文前第九節所引史乘中紀載各節，即野人山爲我有之鐵証也。野人山峯之高者達一萬三千尺以上，較其東高黎貢山碧羅山爲高，實係滇西第一重要之屏蔽。不但我國姚

文棟前陳邊務情形文內，有野人山之天險可以限隔中外，若為英所得，則英可長驅而入雲南，有高屋建瓴之勢；即以前西服之論野人山者，亦謂此山如在華界，則英兵雖滿萬，不能敵華軍之百，苟英得此山，則百英兵亦可勝華萬兵矣（見雲南勘界籌邊記卷下）。此余在滇留別諸生詩所為有「營疆莫劃野人山」之句也。雖山外之地久為英占，且琥珀翠玉諸鑛皆屬珍品，開發徵稅，收入甚豐，英人勢難放棄，然苟劃山為界，并生聚教訓我國界內之野人，以守山內各地，更擇建要塞以固封守，猶可恃武裝以祈和平。昔東人嘗謂元代未在亞西烏拉山定界以守之，殊為可惜，余謂清代未在滇西野人山定界以守之，亦殊可惜。今後若能在野人山劃界，為亡羊補牢計，較前清任人強占野人山而不顧者，猶為彼善於此。萬一一時不能以口舌爭回，亦必蓄我武力，與之周旋，為最後之應付焉。

晨熹

第二卷第八號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近年來新疆情況之一階段……侯光三
伊斯蘭教之宗旨（續）……蘇詠華
土耳其人的「娛樂」問題……馬宏道
從伊斯坦堡到麥加（續）……馬明道
土耳其新制定之經濟法（安哥拉通訊）……津
西蘭線上回民概況（通訊）……王魂
行雲流水（續六月號）……納鑑恆
要聞一束……編者
編餘……編者
畫刊（七幅）

每期一角　全年一元
郵費在內
南京晨熹社發行
社址
南京下浮橋清眞寺

西北嚮導

◀第十五期▶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目錄●

導言：
綏東形勢危急

論著：
西北農村經濟的眞相……日生
青海省的建設、民族、人口、民政……王克明
開發西北論（二續）……務堅
抗戰的決心和態度……仁風
西北知識講話（十五）……從天生

譯文：
新疆概況……程化譯

社會調查：
陝西渭南縣社會概況

通訊：
拯救甘肅之人民……懋夫

文藝：
變亂……浮槎

西北十日：

西安南院門大東書局
發行：西北嚮導社
定價（每冊零售三分　預定全年三十六冊　國內郵運一元）

廿六年二月六日

著者贈送